

# 第一部 穷苦孩子步入上层

## 一、摆脱苦命

松潘草地，漳腊金曾经驰名全国、驰名世界，金矿红火的年代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是遍地牛羊，遍地黄金。其实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还是穷人占绝大多数，穷人家的生活还是很艰难困苦的，特别是像欧尔孝这样出身在很贫困的最底层家庭的人。

藏人欧尔孝出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松潘县大寨乡上泥巴村。解放前，他家是属于求吉寺喇嘛庙管辖的上泥巴寺院的三家奴隶之一，藏话称塔哇又称塔龙卡松。这三家人的主要任务是供寺庙的喇嘛支差打杂，如种田、砍柴、运输和清扫寺庙之类的杂役。作塔哇的贫苦受气不说，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一家生活之悲惨可想而知。欧尔孝于一九零三年正月初三（属龙年）诞生在这苦难的家庭，忍饥挨饿是幼时的常事，哪里还有钱去上学读书呢！从能够走路、能干点轻活的时候起，就帮助父母下地干农活了。他九岁那年春天，春播时发生了一件使他毕生难以忘怀的事：春耕时节到了，他的家里没有耕牛，全家都在帮寺院耕地和播种，临时有好心人借了一头牛，他父亲就在天未见亮时抢种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天刚亮，寺院的管家在庙前的坡坡上喊他父亲更尕去耕地，因为他父亲是聋子没有听见，管家申根骑着黑马拿起鞭子赶来就狠抽他的父亲，他父亲当然不敢还手，痛慌后只得抓住鞭子连连告饶说：阿根甲玛（尊称）难为你，难为你！不要打了！欧和他的妈妈也连忙下跪求饶：阿根甲玛，难为你，卡着，卡着！他父亲恳求说：我这块地快耕完了，马上就来给

寺庙干活，马上马上就来了……不管他阿爸怎样求情，管家就是不准，不但不准，而且还把撒了种子的地乱糟踏一通，才扬长而去。他们一家只有眼睁睁地看到撒好了种子的地被雀鸟和鸡糟踏。此情此景从此烙刻在欧一生的记忆之中，在他的一生中催他愤发，促他反思，使他不敢也不能忘记。

他们家穷得无牛、无马，最大的财富就是经常由欧尔孝放养的三、四只羊子。他家一年到头，不管怎样辛苦，怎样勤快始终不够吃喝；那时候他家经常以一种红颜色的野草籽籽添补口粮度日。幼小的欧尔孝一年四季都饥饿的感觉，不要说玉米、糌粑、奶茶、酥油就是胡豆、豌豆各种杂粮都是那么香甜可口，其味无穷。不知哪一年，哪一月才能够天天吃饱、喝够，那可就太美好了啊！在半饥半寒的童年时代，欧一家人艰辛地生活着。快到十五岁时，欧到他比较富裕的舅舅家去帮工，跟着舅舅曾到了地广人稀的大草地，年终舅舅未给工钱，只给了一点盐巴。那时候连自己的亲戚也是很吝啬看不起穷人的，言语之间还觉得穷人是自己没有本事，是命中注定摆不脱穷困的。舅舅的吝啬和言语，深深地刺激了欧，使他认识到那个时代是：亲不亲，钱上分。人生在世，靠别人是不行的；听命运的安排摆布也是不行的；只有靠自己的劳动，靠自己的头脑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松潘自唐代建立松州时，就是边陲重镇，既是军事上的重镇，也是藏汉回羌各族人民进行物资交流的主要地方。明清统治的时候，四川省在军事上划分为四镇，松潘就是四镇之一，长期驻有重兵，可见军事上的地位之重要；商业上是今日阿坝州范围的商贸城镇之一。千百年来都是从四川盆地通向松潘草地、安多藏区，西北回区的日用百货用品的集散要地；也是广大藏区、回区土特产贩卖到内地的主要集散地。那时没有公路，交通运输全

靠人背、马驮，因此那时在岷江谷地、雪山草地的崎岖小道上，人、畜来往不绝。松潘城内，商旅云集，热闹非凡。加上金矿的开采，更增添了繁荣程度。

二、三十年代，只漳腊金矿就吸引了两三万外来人口。欧老曾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挖金的苦工，当时人称金夫子，晚上起来拉肚子的时候，在月光下，一泡尿竟然冲出了一砣明晃晃的金子，使这个穷苦人一夜之间居然富了起来。金矿的开发，招引了八方来客，连遥远的上海也来了不少人参加“淘金”，更使那时的松潘城生意蓬勃兴旺，商旅人数大增。

那时候外省在松潘经商的人中，以陕西人的业务大，人员熟、生意好。还引人注目使人羡慕的是待遇好、生活好，特别是伙食开得好。陕西襄号的吸引力很大。终于一个好的机会来了：当时有个陕西人开的叫做外兴襄号的大商家，需要雇一个有力气又机灵的小伙子。已年满十五岁的欧尔孝经人介绍，到了襄号帮工；从此他跟着襄号的老板们在辽阔茫茫的川、甘、康、青四省边境回旋往返。在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土官、头人、千户、百户领地出生入死地奔忙不息。闯南走北，翻雪山，越草地、渡黄河、涉沼泽、经荒漠、穿森林东奔西跑的那五年时光，多数时候是早出晚归，上下驮子，吆吼牲畜，奔驰忙碌。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中你得赶路，在酷日的辐射中你得行走。那五年中光是青海的盐湖就到过二十一次，在长途跋涉的异乡异地、历尽人生艰苦；暴风烈日，冰刀霜剑使肌肤受尽煎熬，身体受到种种磨练。苦心志，劳筋骨，他还是终于咬着牙关挺了过来。好在生活上总的说来粗茶淡饭还是吃得饱，对穷人来说也是吃得比较好，所以才能在磨难中长成了一身健壮结实的体格。更主要的是跟陕西人跑了五年生意，接触面很广，所见所闻增多，增加了不少社会知识。从人

家的买卖中自己也学到了不少经商的经验 and 待人接物的知识，知道了经商之道要诚信为主，辅以必要的机智灵活，乃至某些虚实的结合，利义的权衡。但可靠的长久之道还是要诚而有信，忠而有义。这就是欧五年当苦力跟商家“偷精学艺”的概括性总结。

离开外兴襄号回家后，欧把五年帮工存下的工钱买了两条牛，此后家庭种地就方便了。看见很多人挖金致富欧曾约了几个同村伙伴去共同挖金，但因不懂技术，运气不佳，伙食钱也赚不出来而作罢了！他改而借钱做点小生意，收入逐渐增加，此后家里的生活就一天天的好转，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了，人们已经开始另眼看待他了。他虽然没有机会读过汉文和藏文，但肯用脑子，记忆力也好，本部落的人认为他五年外出后见多识广，善于言辞，性情忠厚，说话做事都显得能干，看他在寨子上肯为村民彼此间的矛盾“调解口嘴”，说话说得在理，有吸引力、说服力，调解后双方口服心服言归于好。对不合理的事情，又敢于挺身而出，说公道话，做公道事，肯替人家帮忙，出主意，于是群众一天天的由喜欢他到看得起他了。对于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地位上的变化；几十年后他还记得清楚。

## 二、地位上升

照他们部落的老规矩，虽然过年是很热闹的，但有个不好的规矩：不管哪家死了人，尤其是死了男人的，那一家就不能和大家一样过年了，即春节期间不能唱歌，串门、请客，不能参加寨子上集体性的节日活动，按传统规矩一百三十六天不能搞娱乐活动。平时倒还不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但在春节期间一家人闭门不

出，不能参加全村寨人在神山的聚会，更使人悲上加悲，显得十分孤凄伤痛。欧为此就向大家建议：死了人的家庭不请客可以，但也应该邀请他们参加全寨人的活动。神山聚会既是全寨人求平安庆丰收的宗教祭祀活动，也是大家能够沟通接触的欢乐聚会。丧家能参加对他们家是一种真正的同情关心，更是一种良好的安慰。不让他们参加，他们会更痛苦难受的。大家同意了欧的建议，于是全寨人就在一起欢聚、唱歌、跳舞，不少人为此很满意，很感动。特别是丧家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这种改变昔日陈规陋习的做法，加强了大家的团结友谊。从此以后凡过年时候全村寨的各家各户都能享受新春的快乐，这样就形成了全寨子人们自愿遵守的制度。大家都觉得欧这个人就是会为寨子的人着想，他想的办法就是好！

他们寨子上原来有人打架、争吵（主要是为地界，为粮食被践踏或被偷盗以及弟兄、亲邻失和等矛盾）都要找土官断公道。到土官那里打官司，往往除了花钱，还要挨打、挨骂。如他们寨子上有两弟兄不和气，土官断案，为他们俩弟兄分了家，家中仅有三头牛，弟兄各分一条孬的，最好的一条却被土官牵走了。那时农村耕种主要都靠牛，好牛被牵走了，弟兄俩都很痛心和后悔。但对土官又不敢说半个不字！

又有一人的老婆娘家很歪，为家庭小事使男家、女家两家人打了起来，告到土官那里，土官来了，把打架的人都吊了起来用鞭子抽，然后又对双方都罚了款，以后这两家彼此仍然不服气，继续争吵，又不敢请土官再来评理。

以往大家明知请土官判案，打官司是双方吃亏、受损，但已形成了制度，谁也没有考虑去改变它，更没有想去推翻它。欧就以打官司双方吃亏的例子向大家建议：寨子内部有争斗，自己内

部通过说口嘴来解决, 搁平, 最好不要到土官那里去打官司。大家也觉得这个建议是个好办法, 以后寨子内部的矛盾, 就开始在欧的主持下在寨子内部加以解决。

这两家被土官打罚后, 仍继续纠缠, 相互不服不让, 又无法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途径。欧就主动找双方劝说, 约大家坐在一起喝马茶, 通过耐心细致的调解, 口嘴终于说好了, 两家矛盾消除, 言归于好, 夫妻也团结了。两家人又没有为此花钱, 更不用说挨打受气了, 双方都很满意, 也非常感谢欧的帮助。从此, 他们寨子里的大小内部纷争, 都不再告到土官那里, 也不告到喇嘛寺去, 就靠内部协商调解, 这种好规矩, 好办法, 村民们很赞同。

因为欧常年累月义务性的为群众调解口嘴, 威信逐渐的提高了。慢慢的群众见到欧就不喊他的名字而改喊“阿乌”这样的尊称了。土官也不得不开始看重他了。他们土官的名称在元朝时旧称“土千户”, 后来习称“土官”。土官原管辖十二个寨子, 后有所扩张。土官下面原有八个承办, (大概就是今天的村长或治保主任,) 是帮土官管理和惩办村民的。土官就把欧补充任命为承办, 这样他在寨子上就有一定权力了, 联系群众, 调解口嘴的机会就多了, 也“名正言顺”了。群众都认为欧办事确实公道, 有能力又不谋私利, 在调解处理各种矛盾中善于说理; 又肯无私无偿地帮助别人, 因此威信就与日俱增了。此后渐渐的其他寨子, 其他部落有难度大的口嘴, 也邀请他去调解, 其他寨子其他部落上的人也就敬重他了。几年功夫就成为松潘各部落公认的能言善辩, 办事公正, 颇有名望的调解纠纷的能手了。

### 三、反对土官

欧三十二岁的那阵，红军长征经过松潘地区，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在松潘阻击红军，驻扎了很多军队。这些军队不讲道理，不顾百姓死活，把老百姓的粮食搜刮了很多，国民党的县政府也从群众中搜刮了不少粮食去供应军队，粮价猛涨，弄得很多群众吃饭也成了问题。军队撤走后，当时的国民党唐县长宣布：今后群众交新的粮食任务时，交一元钱可以抵一斗粮食的任务，并叫土官向群众传达宣布。但土官就捂着不说出来，可是马玉泉通司(翻译)给欧说了此事，怕有出入欧又问了县政府的办事员孙申，又当着他两人核实确有其事。

国民党第二师征调群众的粮食，军队开走时给了部分补偿。本来应该按各家各户出粮多少，分钱给大家，可是土官一个人就将全部的钱独吞了。这件事是从县上帮土官背钱回部落的阿拉甲嘎和聂亚戈二人酒后告诉欧的。他俩说：土官有钱啊，他从县上领回了一搭褡子银子，我们帮他背回来了，一个人给了十块钱，(指票子约折一个银元)，他不准我们往外说。土官的贪婪使欧十分愤慨，决心揭露和斗争。为了叫群众相信真有此事，欧主动请阿拉甲嘎和聂亚戈以及其他一些群众喝酒，等到大家有点醉意的时候，用话激发他二人说出真情。他二人当众说出土官的贪脏独吞后，大家都很有气愤。为了把事情彻底地搞清楚，欧又请一位画匠再次调查此事。画匠趁在土官家画菩萨像和唐卡画的时候，了解到土官家有口皮箱子，保护得很好，不知是什么贵重

东西满满的一箱子，由她妹妹索他妹在保管，钥匙一天不离身，保护得很严密。此时土官到县上办事去了，土官又从县上派人回部落来宣布：今年的上粮任务，土官已经代交了，大家不要到县上去交，该交的粮食或钱（五元一斗）交给土官就行了。欧非常气愤的是土官已经吃了老百姓一遍，现在又来吃二遍，心肠实在太黑，手段实在太毒了。于是欧就在群众会上揭露土官的底子。气愤地说出了土官已拿了国民党军队给的粮款，本应该返还我们大家分，可是他一个人独吞了，现在县上决定今年的公粮税，一元钱可以抵粮一斗，土官却要我们一斗粮抵五元钱。在场的群众都愤愤不平，纷纷责骂土官没良心，光整老百姓。欧就建议大家先分土官家中皮箱里的钱，群情激愤大家都表示支持。于是就派一个叫王秋的人，趁土官不在家，找索他妹把钱拿出来，王秋不敢去，另外派了一人，以土官吩咐的名义叫拿走皮箱，土官妹妹索他妹不相信。欧又派八部的一位老汉去拿，说这确实是土官的决定，她就相信了！这位老者把钱背回来后，欧主持分配，全部落公平合理，按各家上粮数进行分配。大家都拿到了新崭崭的钱，高高兴兴的买酒喝，唱歌跳舞，喜庆非常。

趁大家刚刚分了钱，欧又叫各家各户按一斗粮只交一块钱的比率，把钱交给排头，第二天送到县上找马玉泉通司交给县政府的经办人孙申。县上给了收据，土官知道后，已是木已成舟没有办法可以挽回了，只好对走漏消息的人罚了款，以泄其私恨。

欧这样冒犯土官，揭露他的贪心，长了老百姓的志气，使土官丢了脸，出了丑，他就怀恨在心，想方设法要收拾欧，报复欧。土官勾通了县上的差人（抓人的军警）想把欧丢进监狱。欧平常进城肯到米崇先家里去，有一天欧刚到米家，米对他说：县上的差人在找你，你犯了什么事呀？欧说：土官恨我，告了我的黑状

吧！说罢马上就骑马跑回家了。第二天欧又到松潘城郊马玉贤通司那里去，向马说了土官要整他，报复他的原委。马通司出于正义与友情，同情欧就陪他一起到县衙门去说理和解释。他二人在前往县衙途中碰见仕绅马银久先生，欧述说了上衙门的原因，马说，上衙门告土官不太好，我私下和你们说和算了。欧表示要告土官才能讨得公道，伸张正义；要叫大家知道土官的胡作非为。结果欧还是向县上的办事人员作了口头申诉。

几天后团练局长马绒塘(似乎像今天的武装部长)派人把欧叫到他家里去。欧一进屋就看见土官早已在那里，欧应付式的喊了土官，他先不答应，然后哼了一声就开始骂欧多管闲事。又责怪欧说：你只吃得到一份，为啥子跟我作对？欧说：兵荒马乱的年头，我们老百姓生存都很艰难，你土官在县城办粮款的事，已经收了群众的办事钱五百银元，就够了嘛！军队撤走时给的部份粮款，你一个人又要独吞。今年唐县长宣布的公粮是一斗粮只收一块钱，你又改成一斗收五块，又要搜刮老百姓！欧和土官两人大声争论，很多藏族、回族、羌族、汉族都来围观、倾听，屋子内外挤满了围观者。此时巴身土官吴汉休来劝解，叫他二人听马局长的调解。欧余怒未消，又当着越来越多的人讲了争论原因，又继续数落土官：把上面发给部落的六支枪，两箱子子弹独吞了，我们当百姓的也没有说啥子嘛！补偿给群众的两千银元，你先用了五百，我们只分了一千五百元，你在县上住了几个月，还是全靠群众大家给了供应嘛！你当土官的人光吃群众，整群众，不顾百姓死活对吗？欧理直气壮，高声的揭露，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围观者，也赢得了站坐在房子内外藏、汉、回、羌人士的声援，当场大家议论纷纷都说欧是对的，有道理，人家为群众办好事，没有错。

最后马局长见群众多，大家又知道了真象，只好裁决说：这件事欧是对的，现在大家话明气散，今后就算是说和了。欧这个人很开通，是好角色，土官以后不能整他、报复他，欧今后也要尊敬土官，大家相互信任、支持。又说：土官是我的好朋友，今后彼此要好好团结，不要再闹意气了，那样对大家都不好，今天就这样吧！……

此事的平和解决，实际上等于欧打赢了官司，欧的声誉威信由此大大的提高了！很多人都由此抬举欧，说这条好汉子敢给群众做好事，竟敢和土官打官司，争高下，真了不起！在土官制度的专制统治下，一个老百姓公然敢和土官作对，并居然取得胜利，这在松潘藏区算得上石破天惊“以下犯上”的一件大事情。

在等级森严，土官权力很大的藏区，欧又为什么敢于和土官作对并取得胜利呢？欧说：我从小受苦受难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有一种很自然的感情；我是个走南闯北的青壮汉子，就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凛然正气，敢和命运拼搏；红军长征经过松潘县广大地区，播下了劳动人民敢于反抗权贵的革命火种，在鼓舞着受压榨的人民。不然人民群众是不会也不敢大力支持我的，我也不会那么理直气壮，“胆大妄为”地去公然“犯上”，公然与土官面对面地抗争。红军的革命声威，穷人的造反声势，所造成的冲击、影响，连国民党当局在表面上也不得不装出不完全袒护土官制度的样子。再加上上层人士之间有矛盾，欧的家隔县城只有二十来华里，总比那些闭塞地方的人的看法、想法、做法上要开通胆大一些，使欧放心的是确信背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还有就是土官本人是个贪心大、办法少的无能之辈。

## 四、当上老民

松潘藏区的土官制度起源于元朝。欧所在的部落，称之为下三寨土官，管辖十二个寨子，范围相当于今天一个乡，位于松潘城区东北部。土官是一土最高领导人，相当于土皇帝，是世袭制，但承袭人每每要取得地方政府的承认。土司的上司就是县太爷。满清倒台后，城区袍哥势力很大，土官们还得和有权威的舵爷搞好关系，形成某种相互牵扯和制约。老民就是土官下面的办事人，很有地位和实权，主要是辅佐土官治理一土之事。

欧以他的勇敢和机智，借大气候变化之机，在老百姓的支持下，斗赢了土官之后，为了防备土官下毒手，通过“喝血酒”，团结了不少人，基本上掌握了三个寨子的人，其他寨子也有暗中通好的。土官看见欧不好压制，硬的不容易搞掉、整治，于是改变策略就来了软的一套，改用拉拢的手法，用提拔软化的手段来笼络欧，使其为之服务、为之效劳。土官几次派人通知欧叫他当老民，起先都被欧婉言谢绝。有一次他们部落十二个寨子的人聚会在雪宝顶神山烧柏香的时候，土官说：为了表示敬重和诚意，现在我当众正式宣布，委任欧尔孝为老民。这种既团结又妥协、双方都好下台的举措，终于促成了土官和欧的合作和谐气氛。他们俩相互献了哈达，敬了酒，说了颂扬、信任、和解和良好祝愿的话！在那个盛大的部落大会上，欧正式当上了老民，此时是一九三九年。

老民是有一定实权和地位的人，很多人向往，很多人追逐的位子。为了追逐它，得讨好土官，给土官送大量钱财；对土官摇尾

乞怜，献媚取宠还难以求得的，而欧却是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智慧、机敏、胆略迫使土官主动送起来的，这点众多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传在口里。一个敢于和土官作对的人，居然被土官讨好，在等级制度森严，看重“根根”出身的半农奴制度的松潘藏区，出现这种事例确实是很不简单，很不一般。

欧成了土官下面四大老民之一，地位上升，在本土也算权位显赫的人物了。欧认为当上老民也好，既可以代表土官办事，也可以代表群众做事；地位高了，影响大了，更好主持公道，为群众办事。此后寨子上有事情时，有时协同土官一起处理，有时由他个人就处理了。土官处理事情，总想多罚款装腰包，在评议罚金时欧往往给群众少评罚款，从轻处罚。按老规矩，罚的款，土官得大头，其余由几个老民分。欧公开表示不要他那份钱，这样土官又很不满意欧了，其他老民也有意见，他们酒后骂欧：他欧尔孝会做生意，会赚钱，可以不要钱去当好人，我们这些不要此钱就不得行。欧知道后凡遇罚款时，表面照样参加分钱，暗地里又悄悄地把钱退还给群众，对此，群众很感激他。

欧在调解纠纷方面的能力，首先在本部落显示出来，接着松潘县发生了好几个大的口嘴，土官、喇嘛出面都没有调解好，就请欧出面调解。欧经过调查了解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后，通过耐心细致的劝说，开导，说得大家服服贴贴，终于解开了多年未能解开的疙瘩。一次次的“说口嘴”都显示了他的能力与口才，此后欧成了松潘草地有名的调解能手，使之在上层人士和群众中的威望一步步的提高。

大姓、小姓两个寨子因矛盾，导致械斗双方死了五个人，还相互纵火烧了粮食，为双方的纠纷多次调解谈判都不成功。当时的国民党县长李子纲请欧到肖波寺去说这个口嘴，经过一个星

期的苦口婆心耐心劝导，终于双方达成了和解协定，圆满妥善地解决好了。以往互相仇杀，戒备不安，冤冤不解的两个寨子，此后都可以放心地过正常生活，两寨的亲朋来往又亲近了，对此，当县长的很满意有了面子。于是在公众面前大加宣扬。结果对欧的影响很好，很大。

又如长沟四寨的沙巴部落，一个有钱但无势力人的孙儿，被上三寨祁命土官一伙残忍地杀死了，凶手有八个人。此事调解了五年都未说好。当时松潘县的大仕绅李尔康找欧去调解。李尔康是松潘的袍哥总舵爷，拜邓锡侯军长为义父，在国民党二十八军又当上了挂名参谋，他父亲也是个声势显赫的人物，因此，松潘县的国民党军政要人都畏惧他，一些土官还认他作干爹，可见他的权威和势力之大。李派通司马玉泉带信叫欧出面主持调解。李带信说：这个案件五年来县长、边区党部、漳腊营长（主管民族地区军务的）和地方人士及上三寨谈判名手克介等都没有调解好，现今正是你欧尔孝大显本事的时候了！

欧在调解时，首先提出人命关天，自古杀人要偿命，如果不处理解决好此事，以后大家都乱杀人，一旦形成杀人风气，人人都没有安全怎么办？杀人者不偿命，赔命价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的规定，男人赔八十两银子，女人赔三十两银子，而应该按一人折算二九、一十八人的命价赔，并且一个人的命价基数应该是二百一十两，这样算就应该赔三千七百八十两银子。对方嫌命价太高，太超常规坚决不同意这样赔偿。

第二次调解，欧说：土官随便带头打死人是违法的，理应罪加一等。满清时候都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要追究，现在是民国时代，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人人平等，不是宣传民国时代不准滥杀无辜吗？土官杀人如果不愿意偿命，不赔钱也可以。现在

国难当头，中国各党派各民族民众都在共同抗日，我们边区番民（当时藏民自称）也都在讲抗日。现在到处都在抓壮丁上前线打日本，不偿命，不赔钱的人就把他们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只要把八个杀人凶手送到前方去打日本兵就行了。他们都是年青人，与其让他们偿命，不如去杀日本人，这样还可以保卫国家，带罪立功，为我们番民争气争光。欧严厉的话使得上三寨土官心虚胆怯。李尔康接着说：欧尔孝说的话很有道理，法律上也说得过去。这样一来不讲理的对方泄了气，此时祁命土官吓倒了，生怕把他和八个人送到前线去打仗，态度变软了。通过谈判，终于罚了钱，赔了高命价，了结了此纠纷。

阿坝（那时仍属松潘县）和巴身小土官发生械斗，双方各死了三人，这件事也是欧调解搁平的。

特尔寨土官被祁命土官打死了，请喇嘛调解，还是没有谈好，欧出面就调解好了。这些例子都说明欧确实是个调解能手，为松潘草地一带社会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 五、抗日献旗

一九三九年正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的团结合作时期，这年夏天松潘县的黄县长和李尔康出面通知欧参加由县民政科尤科长带队，有七位土官参加的，以松潘边民抗日救国代表团名义，代表松潘草地的边民（又称番民，即今日藏族）到成都向省政府献旗，表明边疆人民拥护国家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成都原本只是去见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占绪等官员，到成都后王外出未见到。等待接见的时间久了，大家有些不耐烦想回松潘老

家的时候，在街头遇见了中央军校的孟教官（他曾到过松潘）见欧一行人闷得发慌，就主动帮其找了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建议到重庆去见大人物。后又遇西康省巴塘县当时在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工作的藏人冯永祥和成都政界到过松潘的前师长李海兰也从旁帮忙奔走。

不久欧一行以松潘草地边民抗日代表团的名义到重庆去观光访问。因天气酷热，一些土官受不了，又因怕日本飞机的轰炸、骚扰而先回松潘去了。结果只去了欧尔孝和土官屈顿波、俄莫三人作代表。本来上面要求只接见土官代表，欧虽不是土官，但此时已是藏族中很有地位和威望的人，而且只有他才懂得汉话，能够翻译，并初略地晓得世界和中国的一些辽阔广大，其他土官都是在本地“占山为王”，从未出过远门的小小“夜郎”，所以欧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

欧一行到了重庆以后，先后见到了蒋介石夫妇，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其他一些要员。

听说，当时的有关部门，为了宣传的需要还把他们在重庆的一些活动拍了电影记录片，宣传中国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为保卫中国而共同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意志。这个代表团还受到了民间、各族、各界人士的欢迎。欧说：那时也时常避空袭，他们几个人也常在刺耳的空袭警报中到闷热的地洞躲空袭，时常搞得心惊胆颤。他们也亲身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穷凶。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上千万的中国人，并使其家破人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连远隔前线的偏僻边城松潘人民也未能躲过这场劫难。欧回忆说：在一九四一年，有一次日本鬼子竟在小小的松潘县城丢下了二百余枚炸弹，使历史古城、边疆要塞顿时天昏地暗，血肉横飞，尸横遍野，惨不忍

睹，悲愤之声，惨不忍闻。据初略估计炸死炸伤一千余人，其中炸死近五百（一说八百），有不少死、伤者还是正在上课的师生！轰炸松潘县城那天，他正好在县城，目睹了这个悲惨的场面。

这个代表团，在重庆住了一个月零三天后回到成都，见到了王占绪和川康绥靖区主任邓锡侯等省上要人。（邓是国民党二十八军军长，阿坝州解放前长期是他那一军的住防之地，也就是他的势力范围，松潘上层多与他有关系）欧说：无论在重庆还是在成都期间，此行使他既感到开了眼界，见闻甚多。又凭他的锐敏，感觉到现实不是那么乐观，腐败糜烂之风正在上层中传播和发展。当官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老百姓啼饥号寒，流落街头。在美妙的口号下：无论在陪都重庆，还是在省府成都，天堂与地狱，人间和天上，繁华与悲惨世界的种种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真是搞不清楚，弄不明白？

## 六、曲折经历

历史上的政治污垢，当事人往往在当时是真象难明，是非难分，不可能及时觉察知道的。多年后回首往事，才会感到是误入过歧途，而“迷途知返”且“亡羊补牢”！对待过往历史的过失，愚者因不觉悟而愈陷愈深；智者，将功补过，更造辉煌。

欧的威望增高后，国民党官员对他采取了拉拢。一九四零年国民党第十六区党部由书记长高洪武吸收其加入国民党。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四川省第十六区党部在松潘大寨成立“国民党松理茂边区特别党部第十二分部，欧任执行委员。一九四六年欧被选为国民党四川省边区特别党部委员（当时阿坝土官华尔功成烈，若尔盖卓藏寺活佛卓仓藏也入选）。一九四七年欧被选为国

大代表候选人。对于这些任职，欧是这样说的：我不认识汉字，当时也不晓得加入了会有什么危害，还认为入党，接受委任是一种荣誉，就糊里糊涂地入了进去。当时很多人认为是求之不得的事。解放后，党和政府始终没有追究过我们藏族这类历史问题的任何责任。后来才晓得抗日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任职不算罪。加上共产党对藏族人士的极大宽容，体谅。欧也坦率地承认，这段历史是污点，是过错；可是他一旦觉醒后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跟着党和政府走，为本民族本地区的解放事业屡经出生入死，经受了多次危难考验。说出历史真象，说出原委，不是为了解脱，而是剖析自己。

## 七、掌握实权

国民党为什么要拉拢欧，利用欧呢？因为他在少数民族中威望日盛，联系日广，又因他们部落位于松潘城东北，紧靠城镇，得所谓地缘政治之便，受地缘政治之惠。所以一些跨省的纠纷，松潘县政府也得委派他，器重他。一九四五年，松潘哈日瓦各部落与青海乔科拉弟部落发生纠纷，欧尔孝代表哈日瓦部落前去甘肃省夏河调解，结识了夏河大土官黄正清，当时通称黄司令，并与之歃血为盟，深受黄的看重。（黄正清解放前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解放后先后任过甘肃省甘南州州长、分区司令，甘肃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和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此次调解中，黄看得起欧的谈判能力和维护邻省边境安定的诚意。欧为了不使黄失掉面子以及今后搞好关系，主动建议把对方赔的命价银子，在黄所在的拉卜楞寺院念“祝愿两地人民平安”的大经而受赞赏。因之在安多藏区名望很高的黄正清司令才